

闲趣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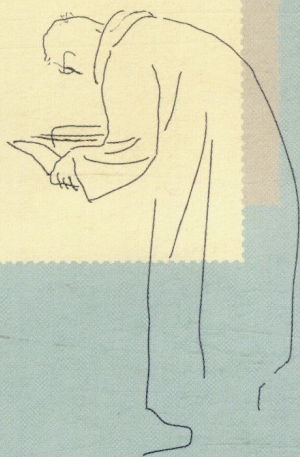
買書瑣記

首子
題

〔续编〕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范用
編



闲趣坊

買書瑣記

范用

「续编」

范用
编

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

Copyright © 2009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买书琐记：续编 / 范用编. —北京：生活·读书·新知
三联书店，2009.6 (2010.1 重印)
(闲趣坊)
ISBN 978-7-108-03171-6

I. 买… II. 范… III. 散文-作品集-中国-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23924 号

责任编辑 郑 勇 王振峰
封扉设计 蔡立国
出版发行 **生活·读书·新知** 三联书店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)
邮 编 100010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
版 次 200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
2010 年 1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
开 本 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1 / 32 印张 7.75
字 数 158 千字
印 数 07,001 - 11,000 册
定 价 19.80 元

目 录

1 前言 范 用

上 编

3 卖书记 姜德明

8 烧书记 姜德明

13 沪上访书记 姜德明

21 天南海北访好书 韩石山

24 杭州访书记 方交良

27 上海访书记 方交良

30 一次“淘书”的微茫记忆

孙玉石

34 莫五九的“第二个春天”

顾 军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38 | 旧书肆 | 老雕虫 |
| 49 | 网上淘书记 | 彭拥华 |
| 51 | 长春访书记幸 | 张阿泉 |
| 55 | 书肆梦回 | 宣树铮 |
| 59 | 搜书记 | 谢其章 |
| 83 | 在中国书店买书 | 孙卫卫 |
| 87 | 逛旧书摊记 | 秋禾 |
| 92 | 在香港逛二楼书店 | 王璞 |
| 96 | 爱书和藏书 | 宋遂良 |
| 98 | 旧书缘深解亦难 | 韦泱 |
| 103 | 何妨一上楼书店 | 傅月庵 |
| 107 | 无名书店 | 傅月庵 |
| 111 | 茉莉二手书店 | 傅月庵 |
| 115 | 海上淘书记 | 傅月庵 |
| 118 | 旧书有什么好玩的? | 傅月庵 |
| 121 | 台北旧书街沧桑 | 傅月庵 |
| 128 | 光华断想 | 傅月庵 |
| 134 | 百城堂书店 | 傅月庵 |

下 编

-
- 139 在牛津 陈 原
-
- 143 洛城访书记 姜德明
-
- 152 在兰登书屋分店 姜德明
-
- 158 内山书店小坐记 姜德明
-
- 162 哈佛访书记 杨 扬
-
- 167 在剑桥书店里听讲座
刘 兵
-
- 171 巴黎购书 宋开智
-
- 173 德国大学的旧书摊
洪 捷 3
-
- 176 悠长的书香 韩水法 目
-
- 184 图宾根书店琐忆 先 刚 录
-
- 191 柏林的旧书店 王 建
-
- 196 在斯堪的纳维亚买旧书
辛德勇
-
- 204 德国大学校园书摊
程丹梅
-
- 207 日本淘书记——东京篇
李冬山
-

210 日本淘书记——京都篇

李冬山

213 一个书商之死:怀念艾伦·

米克瑞特 钟芳玲

219 卖书郎与补书娘的故事

钟芳玲

227 俄罗斯买书记 郭在精

235 都灵书生活 王宇平

前 言

我爱跑书店，不爱上图书馆。在图书馆想看一本书，太费事，先要查卡片，然后填借书单，等待馆员找出书。

上书店，架上桌上的书，一览无余，听凭翻阅。看上的，而口袋里又有钱，就买下。

生平所到的城市，有的有书店街，如重庆武库街，桂林太平路，上海福州路，都是我流连忘返的地方。旧书店更具有吸引力，因为有时在那里会有意外的惊喜，如重庆米亭子、桂林中北路、上海卡德路、河南路。我在旧书店买到鲁迅先生印造的几种书：《海上述林》、《引玉集》、《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》、《铁流》、《毁灭》，都是可遇不可求。这几种书印数都很少，《士敏土之图》只印了二百五十本，《引玉集》三百五十本，《海上述林》五百部。还在旧书店买到曹禺签名赠送郑振铎的精装本《日出》，夏衍赠送叶灵凤的一九二七年创造社出版的《木犀》，上面有夏公题词：“游镇江、扬州得此书于故书铺中，以赠此书之装帧者霜崖（叶灵凤）老弟。”还买到过田间签名赠送艾思奇的诗集《中国·农村的故事》。如今都成为我珍本藏书。

跑书店的另一乐趣是跟书店老板、店员交朋友。还在当小学生时,我跟镇江的一家书店店员交上朋友,时隔五十多年,他还记得我,从台湾带上家人到北京看望我这个小友。我写了一篇《买书结缘》讲这件事,现在也印在本书中。

由于有此癖好,我对别人记述逛书店买书的文章也有兴趣阅读,现在我把它们汇编为《买书琐记》,以贡献于同好。

尽管多方努力,仍有部分本书作者未能取得联系,请版权持有人见书后致函三联书店,以便寄奉样书和稿酬。

范 用

二〇〇四年五月

上 编

卖书记

姜德明

买书是件雅事，古人向来爱写藏书题跋，常常是在得书之后随手而记，讲起来多少有点得意。卖书似乎欠雅，确实不怎么好听。先不说古人，黄裳兄跟我说过，他卖过几次书，传到一个“大人物”康生的耳朵里，那人就诬他为“书贩子”，果然在“文革”开始后，有人便盯上了他的藏书，来了个彻底、干净地席卷而去，还要以此来定罪名。贤如邓拓同志，因为需用巨款为国家保存珍品而割爱过个人的藏画，亦被诬为“倒卖字画”。

我也卖过书，一共卖了三次。

头一次可以说是半卖半送，完全出于自觉自愿，并无痛苦可言。那是天津解放后不久，我要到北京投奔革命了。风气所关，当时我的思想很幼稚，衣着如西装、大衣之类与我已无缘，我就要穿上解放区的粗布衣，布底鞋了。旧物扔给了家人。最累赘的是多年积存的那些旧书刊，五花八门，什么都有。为了表示同旧我告别，我把敌伪时期的出版物一股脑儿都看成汉奸文化当废纸卖掉了。这里面有北京出版的《中国文学》，上海出版的《新影坛》、

《上海影谭》，还搭上抗战胜利后上海出版的《青青电影》、《电影杂志》、《联合画报》（曹聚仁、舒宗侨编），等等。有的觉得当废纸卖可惜，如北京新民印书馆印的一套“华北新进作家集”等，其中有袁犀（即李克异）的《贝壳》、《面纱》、《时间》、《森林的寂寞》；山丁的《丰年》；梅娘的《鱼》、《蟹》；关永吉的《风网船》、《牛》；雷妍的《白马的骑者》、《良田》等。再加上徐汧的《风萧萧》和曾孟朴的《鲁男子》（这是我少年时代最喜欢读的一部小说），等等，凑成两捆送给我的一位堂兄，让他卖给专收旧书的，好多得几个钱。这也是尽一点兄弟间的情谊，因为那时他孩子多，生活不富裕。我匆匆地走了，到底也不知道是否对他略有小补，也许根本卖不了几个钱。

留下的很多是三十年代的文艺书刊和翻译作品，还有木刻集，包括《苏联版画集》、《中国版画集》、《英国版画集》、《北方木刻》、《法国版画集》、《抗战八年木刻选》，等等。临行时，几位同学和邻居小友来送别，我又从书堆中捡出一些书，任朋友们随便挑选自己喜爱的拿走，作个纪念。我感到一别之后，不知我将分配到天南海北，更不知何时才能再聚。可是风气已变，记得几位小友只挑去几本苏联小说，如《虹》、《日日夜夜》、《面包》之类，别的都未动。

这就是我第一次卖书、送书的情况。

到了北京学习紧张，享受供给制待遇，也无钱买书。后来，我已做好了去大西北的准备，可分配名单却把我留在北京。几年之后，社会风气有变，人们又讲究穿料子服了，我也随风就俗，把丢在天津家中的西装、大衣捡了回来。参加“五一”游行的时候，上

面号召大家要穿得花哨些，我穿上西装，打了领带，手里还举了一束鲜花，惹得同伴们着实赞美了一番。当然，也有个别开玩笑的，说我这身打扮像是工商联的。

我把存在家中的藏书全部运到了北京。

生活安定了，办公的地方距离东安市场近，我又开始逛旧书摊，甚至后悔当初在天津卖掉那批书。

第二次卖书是在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的时候。

那时既讲炼钢，又讲炼人。人们的神经非常紧张，很多地方都嚷嚷着要插红旗，拔白旗，而批判的对象恰恰是我平时所敬重的一些作家和学者。整风会上，也有人很严肃地指出我年纪轻，思想旧，受了三十年代文艺的影响。我一边听批评，一边心里想：“可也是，人家不看三十年代文艺书的人，不是思想单纯得多，日子过得挺快活吗？我何苦呢！”有了这点怨气和委曲，又赶上调整宿舍搬家（那时我同李希凡、蓝翎、苗地诸兄都要离开城外的北蜂窝宿舍，搬到城内来）。妻子一边帮我收拾书，一边嫌我的书累人。我灵机一动，也因早有此心，马上给旧书店挂了个电话，让他们来一趟。

第二天下班回到家里，老保姆罗大娘高兴地抢着说：“书店来人了，您的书原来值这么多钱呀。瞧，留下一百元呢！”望着原来堆着书的空空的水泥地，我苦笑了一下，心里说：“老太太，您可知道我买来时花了多少钱吗？”他拉走的哪里是书？那是我的梦，我的故事，我的感情，我的汗水和泪水……罗大娘还告诉我，那旧书整整装了一平板三轮车。不过，当时搬家正需要用钱，妻子和孩子们还真的高兴了一场。我心里也在嘀咕：这样就可以把我的旧

情调、旧思想一股脑卖掉了？我这行动是不是在拔自己的白旗！

这一次，我失去了解放前节衣缩食所收藏的大批新文学版本书。其中有良友出版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出版的“文学丛书”，包括有《四世同堂》在内的老舍先生的全集（记得当时只留下其中的两本，一是老舍先生谈创作经验的《老牛破车》，一是钱锺书先生的小说《围城》。现在这两本书还留在我的身边）。失去的还有几十本《良友画报》，整套的林语堂编的《论语》和《宇宙风》。还有陈学昭的《寸草心》，林庚的《北平情歌》等一批毛边书，都是我几十年后再也没有碰上过的绝版书。

那时我并不相信今后的文学只是唱民歌了，但是我确也想到读那么多旧书没有什么好处。我顶不住四面袭来的压力，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别人一样地轻松自如？有那么多旧知识，不是白白让人当话柄或作为批判的口实吗？趁早下决心甩掉身上的沉重包袱吧。

第三次卖书是在“文革”前夕的一九六五年。那时的风声可紧了！《林家铺子》、《北国江南》、《李慧娘》都成了大毒草，连“左联”五烈士的作品也不能随便提了。我的藏书中有不少已变成了毒草和违碍品，连妻子也为我担心。那时人人自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就爱上了文艺这一行，真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，我这是自投罗网，专爱“毒草”！深夜守着枯灯，面对书橱发呆，为了妻子和孩子的幸福，也为了自己的平安，我又生了卖书的念头。这一次又让旧书店拉走了一平板三轮车书，连《列宁全集》、《斯大林全集》也一起拉走了。我想有两套选集足够了。第三次卖掉的书很多是前两次舍不得卖的，几乎每本书都能勾起我